

3月27日的《新民晚报》报道,“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02家社会医疗机构获得医保定点资格,11家获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定点资格。这意味着在本市公立的医院、门诊部中,有超过一成者可拉‘社保卡’就诊”。读后,有两点感慨:一是本市非公医院发展势头良好,渐入佳境;二是政府对于非公医院扶持的力度不断加强。

毫无疑问,非公医院对于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困局,起到了补充、缓解和分流的作用,但这只是浅层的认识,事实上,非公医院的特色专科和服务到位也正日益受到病家的关注。

非公医院大有作为

驹马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在这之前,笔者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去慰问那些在上海鸿慈儿童医院住院就医的孩子,并与医护人员座谈。这家因收治了大量自闭症儿童而闻名全国的非公医院,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央视《新闻联播》和上视新闻频道都报道过该院的经验和成绩。笔者不禁问起,为什么患者辗转那些全国著名的大医院后最后选择到这里?该院一位资深医生坦陈:“不是那些

医院水平不行,而是他们的门诊量实在太大了。看这样的病人只花几分钟时间,怎么会深入仔细?而治疗自闭症儿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跟他不断地沟通,近距离接触,要有耐心,肯花时间。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这话说得实在。我想,这也是许多患者之所以看中那些非公医院的原因。

其实,西方的私立医院被公众普遍认可,也是由于其在服务上的优势,当然,医疗水平也值得信任。我们相信,在我国公立医院资源缺口一时难以解决,医患矛盾趋于紧张的今天,非公医院不仅能够获得发展的大好机遇,而且在发挥自身优势方面一定也有美好的前途。

到美国后,一晃,六十多岁退休了。那天我兴冲冲拿了体检证明去健身房的老年班报到。

这里临近犹太人居住区,老年班上清一色的犹太人,大多七八十岁,兴许还有九十挂零的。起先我融不进他们的圈子,感觉自己总在“圈子”外面。这天我去健身房,刚进门有个老太就对我说:“今天老师没有来。”我一听,转身就走。老太又说:“别走,留下来一起锻炼吧。”我犹豫了一下,提着包进去了。我从墙边拖了一张椅

子,走向自己的位置,从包里拿出两个五磅重的哑铃和一个折叠起来的塑料软垫。哑铃放在椅上,软垫铺在地上,然后,站在椅子后面等候口令。

今天老师没有来

丁中德

谁来喊口令呢?只见第一排的大胡子老头颤巍巍上了台,有一个胖老太吃力地帮着递上哑铃和软垫。

第一节是跳跃运动,大胡子老头口令喊得很准,但动作一点也不准,脚几乎没有离地。第二节是头部运动,他摇头晃脑喊口令,还模仿老师的西班牙语口音,惹得台下哄笑。第三节应是平衡运动,他却做起第四节伸展运动,台下大噪。他噤止:今天我是老师,先做第四节!回过头来做平衡运动时,他却喘着气说:“请量力而行,站不稳的拜托扶着椅子!”自己果真扶着椅子,口令也喊得有力无气。

好不容易十五分钟过去了,接着的十五分钟是哑铃操,哪几节该坐着做,老头倒是记得清清楚楚,可没来由他长叹一声:“你们付过我钱吗?”台下又一次响起哄笑。

最后的十五分钟是垫上运动,我刚躺下,就听得有人喊道:“虫,虫!”这是在叫我呢,我忙坐起。我的名字是“中德”,英语把姓放在最后,他们就认定“德”是我的中间

名。我反复声明,中国人不像西方人,没有中间名,可他们不理,按他们的理解,把“中”当成我的大名,叫起来,还念成“虫”。

我一看,原来进门时喊我留下的那个老太要我上台替换大胡子,因为大胡子已经声嘶力竭了,况且他没本事示范垫上运动,譬如俯卧撑,何况还有比俯卧撑更难:俯卧在地,抬起头,两手两脚也得同时抬起,反复十五次。

我摇摇头,不想干。那老太又发话了:“年轻人,别推托了,班上只有你能做完整上运动!”

我也知道,平时,班上多数人是坐在椅上或扶着墙伸伸腿扭扭腰“完成”垫上运动的。还有少数人也是躺在软垫上装装样子,只有我是一个“真功夫”。

盛情难却,我就上台施展“中国功夫”了。我一边做,一边喊口令,累得一身汗。

从那天以后,我和班上的犹太人就有说有笑了,喊多了,也记得清他们的名字了。那个大胡子老头82岁,叫鲍勃,姓阿布拉莫维奇。那“慧眼识英雄”推我上台的老太过了感恩节满94岁,叫南茜,姓古特曼。不过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叫我“虫”。直到有一天,鲍勃听说我来自上海,兴奋得把我的手都握痛了。原来他早年跟随父亲在上海虹口避过难,那是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年代。出于这份对上海人的感激之情,他耐心地逐个敦促班上每个人准确学会了拼读我的名字。

多谢“翘课”的老师,我交到了这么多好朋友。



把我手都握痛了。原来他早年跟随父亲在上海虹口避过难,那是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年代。出于这份对上海人的感激之情,他耐心地逐个敦促班上每个人准确学会了拼读我的名字。

多谢“翘课”的老师,我交到了这么多好朋友。

今宵灯谜

周仁祖
白日正中时
(语言学家)
昨日谜面:加药数味
(国画家)
谜底:方增先(注:在原先处方上加药)

鹿鸣幽深透书香

丁国平

难得的好天气,下楼走走。想起杨浦时报上刊登的消息:鹿鸣书店迁址到政肃路。正好有空,何不去拜访一下?

听说它如今藏在复旦校区内,这比原来的地方要好得多。它的品位高,常年坚持只卖学术书,不卖通俗读物,更不卖什么课外辅导材料、什么精练册,在原来的位置上,与世

俗不免在地域上相涉,骨子里固是一种坚守,可是,红尘对它的干扰,就像风沙对敦煌彩绘,总是一种损害。

一排青青竹林站在路边,北风吹来,簌簌作响;阳光普照,竿竿精神。在雄壮的正大体育馆的面前,有一扇矮小的黑色的铁栅门,我侧首一看,紫绛红的篷子,白色的字迹赫然其上:鹿鸣书店。呵,原来它藏在翠竹之中,真雅致!

我迫不及待地走进书店。高大、宽敞、明亮,是我的第一感觉。跟以前比,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大堂中,画册、典籍、书法琳琅满目。黑色的书架上,艺术、社会科学、哲学、历史、



庐山锦绣谷 网纹画

董介吾

宗教……一档档分类清晰。书架是可以移动的,听营业员说,开学学会时,把书架移在一起便可。

正好有老朋友来,年长的店老板欣然与他说道:“你看,我这书店多好。门前这块小天地是我们特

地布置的,青青翠竹之间,月色当空,你我坐在院子中,品品茶,聊聊天,谈谈书事,是否惬意?”“啊,真是不错!”

一批外国留学生进入,挑了点书:“这里有没有咖啡?”“啊,先生,现在没有,我们刚刚把书搬进来。以后会有。”他们点点头,走出大门。“他们是韩国人,到中国来留学的!”“也有美国人!”

徜徉着,心中感觉,就像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买了一本《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携书归去。

社会浮躁,经济转型,书店不断关闭。复旦周边,庆云书店、学人书店等相继关门,给人的印象,是读书无用……坚守,需要勇气;抗衡,需要力量。愿书店这个呵护中国人读书理想的形式永远不倒!

榕树的聪明

徐文标

人。而孟加拉国有一棵榕树,树冠更是硕大无比,覆盖面竟达42亩地,相当于2.8万多平方米,可庇荫近3000人。

看来,榕树很有头脑,很是聪明。它知道越是眼睛朝下,多接地气,亲近大地,扎入土层,越能获得养分,就能长得硕大无比,从而托举起一片蓝天,庇荫一方大地。这榕树,像是人的楷模。

支撑和举托,便向四周伸延和扩展,于是,树冠也随之越来越庞大。广东有一棵榕树,树冠覆盖15亩地,能庇荫千余人。

看来,榕树很有头脑,很是聪明。它知道越是眼睛朝下,多接地气,亲近大地,扎入土层,越能获得养分,就能长得硕大无比,从而托举起一片蓝天,庇荫一方大地。这榕树,像是人的楷模。

山水武义行

岑燮钧

如发生泥石流,可直冲而下也。

今人进城市,古人亲山水。牛头山就是这样的的好去处。相传,唐朝的著名道士叶法善就在这里修炼,活了105岁。他曾被皇帝征召,做过鸿胪卿,但死后依然归葬故乡。长安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只有牛头山,才是永久的归宿。你看,这水清澈见底,正可以涤荡风尘;这山,高耸入云,当有仙鹤飞来,接你归去。远望峰顶,似有天宫,云漫重霄,亭台飘渺,殿角峥嵘,飞阁流丹,不啻是神仙居所。如能手握麈尾,游戏云雾,那就更妙了,既得魏晋风度之玄妙,又兼道家逍遥之旨趣。可惜,今人的功名心太炽热,怕是难再“有能

意境,现如今都成了风景区;而古人,就生活在风景区里——看来,今人弱爆了。更奇的是,就在村边的山上,有一块原始森林。即使是在动乱的岁月里,都没有被破坏。如今,修了羊肠小道,也只做氧吧,可以深呼吸,却不能动手动脚。前人明白得很,树在村在,树毁人亡,盖因山势陡峭,

与其奇者”了。牛头山之妙有四。一是妙在栈道。一路之上,临深渊,依绝壁,于无路处盘旋而上。回首来处,栈道如山间飘带,几欲半空飞舞。二是妙在索桥,桥长百米,连接两峰,远远望去,上不着天下临无地,让人不寒而栗;而人在桥上走,如凌空漫步,只可往前看。三是妙在一线天。上蜡烛峰,须得登天梯。人上说上无路,蜡烛峰却为凡间留下了一条狭窄的山道。两边都是峭壁,拾级而上,耳听道家仙乐,人却气喘如牛。四是妙在峰上平台,可以骋目远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此之谓也。难怪叶法善要以此为修炼之所。而峰顶道士,面色古雅,神情自若,螺髻长须,身轻如燕,颇具仙风道骨,焉知不是另一个叶法善呢?

这么好的去所,只消停得半天,实在遗憾。可是,即便流连再三,又能怎样呢?我们上山是为了下山,古人下山是为了上山。而得下山去,也没有我们的位置——我们只是匆匆过客。

但好地方,总让人怀念——其中必有武义吧。



在《梦笔寻踪》撰文谈汉字已两年多了。由于专栏的特殊性,我在行文时偶尔亮相有意的“死”字,以求更多地介绍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妙趣横生的汉字。玉中之王的“王”就是曾涉及的字。本文解读玉、王。

玉

中国的玉文化是物质、精神、民族与科技的文化,其历史逾万年,故“玉”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商代甲文玉字是磨制好的玉片(块)串起之形状,数量三到五片不等,上面是绳结与绳头,下为绳尾(图一)。

最早这些串起的玉片在殷商时期与贝壳一样,是作为货币用的。玉字为一串玉,而珏字就是两串玉,甲文作(图二)。“玉串”与贝壳串起后表示货币的“朋”,甲文形似(见2013年8月12日本专栏拙文《说朋道友》)。玉串货币还曾经是货币中的“大哥大”,《管子·国蓄》:“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由于两串玉的货币“珏”在使用中相碰撞,发出悦耳声响,先人遂将“珏”作字根造出弹碰发出声响的乐器用字,如琴(禁)、琵琶等。

金文与小篆省去绳之头尾,三块玉片等距离排列,《说文》:“玉,石之美者,像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在古代,“玉”字和“王”字的写法都是三横一竖,没有点。所不同的是:玉字三横是等距离均匀分布的,且一样长短;而帝王的王字的三横中间的一横应稍短(不过历来的篆书与篆刻已不强求了),并要靠上一些。到隶变楷化后,为了区分玉、王两字,右下添加一点的“王”就成了“玉”。

玉为左偏旁的字都是玉的天下,没有“王”的地盘。汉字曾造出从玉的正体字超过千个。正体字中玉作左部首时,因构字美的使然,末笔挑起,右下空间逼

玉中之王

徐梦嘉文图

王(sù)的字义主要是三方面:

1. 有斑点的玉。
2. 琢玉的工人。
3. 古姓。后汉有王况,见《后汉书·侯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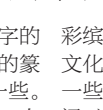
以层次思维进行归纳:点在下是标准的玉字。点移到上面作王,似玉非玉,表示此玉“出状况、有瑕疵”;琢玉者拿着此玉,首先想到如何处理这个斑点,或侵去或利用之,引申出新义“琢玉的工人”便顺理成章。明代《正字通》:“礼六工,土金木石铜兽皆名工。琢玉者谓之玉工,犹刻木者谓之木工。因物殊名,不必别制王字为琢玉者之称,读王为栗艮二音也。今玉工通作玉,不作王,盖见王为赘文。”

至于王姓之祖其职是否为玉工,待考。

王字,在旧时已不用了。但我总想着这么一个问题:在今天五彩缤纷万象更新的时代里,我们的文化遗产——古老而年轻的汉字,其中一些冷门字,有的被加入或赋予新的内涵,为人熟知,那么“王”等部分有趣的“死”字,是否可以“复活重生”呢?

形容玉之美好的汉字很多,直接谈“问题玉”的极少。“王”笔画简约在理,字义生动明晰,与“瑕”意思相近。分析两字的构成,我以为,“王”指更具体的斑点,“瑕”是相对抽象的疵缺。

从汉字库里恭请被封尘的王字“出列上岗”,玉中之王,白玉微瑕。王和瑕,并行不悖,颉颃齐飞,为“玉系”文字更全面完整增色,岂不妙哉。



图一 玉(甲文)

图二 珏(甲文)